蛾術編

蛾術編卷五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二

成王多得周公屬黨

周公欲居攝三叔流言乃避居東都等事已見尚書後案歐陽永叔詩本義云鴟鴞篇見于書金縢最可據而鄭箋與金縢特異予繹鄭箋與金縢正相合也歐云鄭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不通一

也予案鄭原謂周公于武王崩免喪後欲攝政故管蔡流言並非成王在諒陰中周公以冢宰聽政而流言歟何以斥鄭也又云鄭謂二叔流言周公避居東二年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不能臨政耳若已能君臨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不通二也予案王得金縢之書感風雷之變方且大悔而迎周公何奪之有歟何以斥鄭也金縢我之弗辟鄭讀辟為避謂避居東都偽孔解為法謂欲殺管蔡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孔謂居東即東征罪人即管蔡鄭謂公避居東都成王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孔鄭異解永叔空疏姑置不論若古今說書

說詩名家卽有從辟爲避者朱子荅董銖似亦讀避見鄭氏品藻條內其于罪人斯得亦僅解爲居東既久徧加訪察始知流言出于管蔡若云成王得公屬黨誅之則無肯信者王肅已詆鄭氏橫造此言見毛詩疏予後崇搜得千寶周易注以證鄭義今又得無逸篇周公戒成王云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由此觀之成王性質剛猛少時必有誅殺無罪事此正可爲多得周公屬黨而誅之之切證鶴壽案書金縢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僞孔傳云辟法也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案說文云𨐨治也引周書曰我之不𨐨其字從井則辟之

爲法明矣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武王崩三叔及殷東徐奄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則居東之爲東征又明矣列子楊朱篇云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證以史記周本紀管蔡世家宋微子世家三篇乃知流言東征只在兩年之中王肅曰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其言最爲明了所謂東者蓋近紂都之地非東都也獨馬融鄭康成則音辟爲避而云避居東都其說亦有所本史記魯周公世家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當國管叔及羣弟流言周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于是卒相成王管叔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此以流言畔逆爲兩事然但讀辟爲避而無避居東都之說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關叔即管叔商蓋東夷國名亦見韓非子或以爲即商奄非也商奄乃武庚之與國周公何故棄其官位而殺身于必死之地乎其說斷不可信馬融之說今已無傳鄭康成謂

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避居東都五年秋乃反而居攝見于詩邶風譜豳風譜鴟鴞箋及禮記文王世子正義所引諸條大略相同其謂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攝政者周公出奔二年盡為成王所得又謂周公避居東都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而誅之此則大謬周公聖人也豈同後世姦臣聯結黨與者如謂屬黨為親屬姻黨則宗族有召穆公兄弟自三叔而外有鄘衛毛郉郜雍曹滕畢原鄷郇于姓有伯禽君陳凡蔣邢茅胙祭毋黨有杞鄫二國姊妹有陳國妻黨有薛國皆安然無恙故王鄘謂案經傳內外周公之屬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康成橫造此言也善乎汪容甫之言曰君在諒闇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尚書論語檀弓具有明文成王之立年止十三又在不言之地周公方抗世子法于伯禽使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念社稷新造旋遭大喪自以王室懿親身為冢宰踐阼而治以填天下而三叔覬主少國疑大臣未附苟肆惡言誑誤百姓相率坵命以濟其姦周公東國之鈞禮樂征伐皆自己出傷丕基之將墮憂四方之不安恭行天罰以執有罪是誠不得已者也洎夫管叔既經蔡霍流放雖任常刑猶悼同氣是故咎鴟鴞之取子睹零雨而心悲其言有文焉其

聲有哀焉斯其仁至義盡者矣如鄭所言流言一至公卽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衆之國而爲己夫以避于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豈不爲之寒心哉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宮府之事竟將誰屬使二公可代則周公其始亦將不攝況管蔡能以流言閒公其不能以流言閒二公乎此又進退無據者也當成王之立朝野安然三叔輒思動搖王室及宗臣釋位國釁已生乃猶術首帖耳圖覦不動待至三年而後反非情理也故使攝位之舉自公撤始處非其據是之謂攘浮言朝播大權夕謝倉皇竄伏若恐不及王躬國事莫復誰何是之謂[illegible]居東二年東征又三年國步既夷王年亦長比其反也乃[illegible]居攝是之謂貧且公之攝位卿尹牧伯下及士庶其誰不知而云罪人周公臣屬與知攝者此則私黨陰謀之說豈可以論周公哉今先生又引無逸數語以作誅屬黨之證何也

康誥

蔡傳云書序以康誥爲成王書今詳本篇康叔成王叔

父不應以弟稱之或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言文王者非一而無一語及武王何邪或謂寡兄勗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者自謙之詞茍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乎或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當作受命）之時年巳九十安有同母弟尚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巳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汲冢周書（逸周書冠以汲冢非是）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衛

叔封傳禮史記亦云康叔封布茲康叔在武王時非幼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因誤爲成王書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蘇氏軾以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爲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後辟營洛在後辟之歲則封康叔時決未營洛又此篇初不及營洛事知簡編脫誤也此說非是大傳以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洛鄭爲大傳作注則注經必用其說故以上文初基爲謀是洛成在五年營度在四年此時方謀建邑土中而殷

之故都地近洛邑先命賢母弟以鎮撫之至五年既營成周于洛六年方制禮作樂七年方復辟致政此大傳文是營洛事本不在七年誥康叔時本未營洛蔡傳從蘇說遂以三月為攝政七年之三月大謬至篇中不及營洛事者此時不過謀度之而已其意重在和會四方諸侯以觀其心意非專為康叔一人而作故鄭以王若曰為總告諸侯康誥之首先敘將營洛邑之事梓材之末又復總結三篇之意自為首尾篇中誥康叔處不必及營洛也又金氏履祥謂洛誥乃告卜往復成王之語及留後之事與咸勤誥洛治之事不合不可以此冠洛誥蘇

說可謂妄矣然以爲成王時書如故也至朱子改爲武王書蔡傳從之語類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惑之如武王稱寡兄朕其弟卻甚正此與他人言皆不合書序誠有可疑康誥第述文王不曾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武王誥康叔明矣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使序者以爲成王時事朱子之說本于吳棫書裨傳胡宏皇王大紀但語類徐彥章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荅云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將以封之乎廣所記一條問若以康誥爲武王書則在武庚未叛前矣荅云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彥章與廣所駁甚是而荅語幾

于窮而逝矣定四年傳祝佗言周公命康叔以康誥而封于殷虛佗稱述其先君受封事安得誤僖三十一年傳甯武子述成王周公之命康叔又安得誤知書序不可駁也鶴壽案據康誥稱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孟侯者諸侯之長也朕者武王自稱也封者康叔之名也若在成王時豈有稱叔父為弟者豈有呼叔父之名者則書序之說斷不可信但書序明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且與祝佗之言相合然則康誥所謂惟乃丕顯考文王乃寡兄勗諸語其將何以解之今案周公攝政七年其時所有訓誥或有代成王言者或有代武王言者大誥篇稱王若曰此周公代成王之辭故其下云洪惟我幼沖人又云寧王遺我大寶龜寧王武王也又云乃寧考前寧人康誥篇稱王若曰此周公代武王之辭故直呼之曰小子封而其下但言文王文考絕無一言及于武王解書者不知此義徒見康誥作于成王之世而有孟侯之稱乃曰天子年十八為孟侯呼成王也夫孟為庶長之稱侯乃

五等之爵而以日元良且斷以歲數豈非委巷之無稽俗師之鄙背奈何以其本于伏生書傳而遂信之呂氏春秋正名篇云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固與康侯寧侯同其美號又何太子年十八之云乎明乎此則朕弟寡兄俱得其解矣至康叔受封固在滅武庚後然使武王欲封康叔則商畿千里封武庚外何難再封康叔要知管叔封于管城在中牟蔡叔封于蔡城在山陽霍叔封于霍邑在永安其爲三監特監于武庚之國非受封于其地也此何足以難朱子耶

多士三月

多士云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鄭以爲成王元年三月者成王卽政元年卽周公致政明年也召誥洛誥言營洛遷殷頑

民事巳具故此撫安之閻若璩謂此三月即康誥之三月非是

先作洛後遷殷

周公先作洛邑後遷殷民惟蔡沈獨改爲先遷殷後作洛多士蔡傳云周公黜殷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埸乃告命與之更始焉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巳遷洛之民與不然受都今衞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安得舍近而役遠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蔡蓋本諸吳棫不但鑿空無據且遷國大事頑民又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

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安得遽遷也閻若璩曰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卽紂都衛州則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云在今衛縣西方確至宋西京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後魏都周之下都者不同蔡云洛邑今西京確甚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蔡傳云成周既成成王卽政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在作洛之前矣愚謂遷國大事也非一朝夕可就逸周書作雒解言周公攻殷殷大震潰卽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孔鼂注云賢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其下言封康叔又其下言作雒又其下然後言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

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此篇所紀事迹粲然有序蓋當武庚叛時殷獻民必有倡言興復者事定而遠遷之此固在作洛前矣然未盡遷也洛邑未作庶殷田宅無可位置安能盡遷據大傳謂營洛以觀天下之心四方攻位示以力役猶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若如蔡沈說未作洛殷民已盡遷則攻位丕作之庶殷皆近在成周舉步即至何以見四方民大和會何以爲太平而禮樂可作邪然則多士言宅爾邑繼爾居多方言宅爾宅畋爾田皆在制郊甸都鄙之後甚明至此經所

云五祀鄭注已亾僞傳以爲設言亦未可信蔡沈妄援以證先遷殷後作洛之說又誤信商奄眞有再叛再征事眞謂多方是成王卽政後書皆非也鶴壽案獻民卽頑民也在殷爲獻民在周爲頑民不可分作二項周公攻殷在攝政之二年營洛在攝政之五年若分獻民頑民爲二項則二年但將獻民遷于成周之地使近王化而頑民仍留殷地及至三年之後頑民皆安居樂業于故土矣忽然營洛而遷之無乃多事乎至謂不靖之徒非可輕動當洛邑未作爾邑爾居尚無位置之處此言尤謬頑民不過頑梗不馴非必如三苗之負固不服所謂營洛者營其城郭宮室耳豈并民居而亦營之乎洛陽卽詩之周南本是美邑若謂營洛專爲位置頑民豈頑民未遷以前盡是曠土乎且多方明言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蓋從周公攻殷之年數至營洛之後正五祀矣然則獻民卽是頑民先遷殷民後作洛邑蔡氏之言信矣攻位之民頑民也和會之民四方之民也不可并作一項多士多方所謂宅邑畋田是從作雖後撫安之辭兼二者在內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四方之來歸者時時有之非僅以處頑民也

王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洛誥王曰予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王注成王前春亦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傳云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于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案鄭注召誥云不書王往王于相宅無事也蓋王以攝政五年春周公獻地圖卜兆之後至洛既與周公召公會錫周公幣納召公誥此外無事還歸鎬京故王肅云云又言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者上文自復子明辟至無遠用戾皆是周公致政于

王勸王行新政于洛之言此節是王從公言受其政且許公以明年將辟于洛幷命公後故王肅推本前事言公自洛還鎬致政而王許之如此也傳以命公後爲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又云王命周公後鄭王皆以爲封公之子伯禽則此命公後卽指明年將封伯禽之事公功大宜封大國但若之國則輔相無人故封其子是命公後者王意欲公留佑我也是時王與公皆已自洛還鎬至冬始復至洛故上文疏謂篇末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以上皆西都所誥此最明析蔡謂此篇王與公往復之語皆在洛邑已屬無據

又以卽辟于周之周爲鎬京解云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洛邑成王不欲舍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于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卽欲歸周妄誕極矣是時天下甫定周公遽議遷都不知何爲且成王不欲廢祖宗之舊周公何遂欲廢祖宗之舊哉乃因此以命公後爲留守謂成王欲歸鎬京留周公治洛其說剏于史浩朱子深嘆其妙而蔡氏從之遂以篇末誕保七年爲留後治洛七年而薨據二三千年後臆見白謑出二三千年前事實其妄可駭又謂費誓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之時則營洛既成之時伯禽就國久矣以此證命公後非命伯禽不知書

序言淮夷徐戎之叛非一既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又言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然則伯禽就封之後淮夷徐戎來侵而東郊不開此事正在營洛以後甚遠厥後宣王猶征淮夷則淮夷始終未絕也豈必一見于周公東征之時而其後遂保其必無猖獗之事邪鶴壽案洛誥爲周公攝政七年事劉歆三統秝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據此知命公後爲封伯禽無可疑者但洛邑新作豈竟無人留守書序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爲傳云在豐致政老歸欲葬成周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書序又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觀此則以

周公留守于前其子君陳繼之于後洛邑必有留守之人蔡氏之說不爲無因

周公居攝七年

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居攝不敢過其數也馬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說詳後案漢五行志霍光亾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此兩漢古義至唐不變誕保七年孔鄭異說然皆以爲攝政之年從無以爲留洛之年者蔡沈援吴氏說秖郎吴棫謂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陳師凱作蔡傳旁通申之云周公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留之治洛又七年共十四年

此等鑿空妄造眞不足辨逸書亳姑序云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然則周公告老在豐其非薨于洛明甚　鶴壽案攝政之年豈有定數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無事故遂致政假使天下未平公必再攝幾年鄭謂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眞乃曲說

在新邑烝祭又告文王廟封伯禽

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鄭讀烝祭絕句戊辰是周十二月夏十月冬祭曰烝是時周公反政成王王乃于新邑行烝祭焉又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使史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立爲後者謂將

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也案告祭與烝祭各爲一事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是矣以爲晦非也以告文武與烝祭合爲一事則大謬矣知戊辰是十二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十二月于周爲季冬于夏爲孟冬是首時也劉歆據召誥三月丙午朏以推而云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孜伏生大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是七年事歆誤以二篇月日爲一年内則其所推安得不誤僞傳以戊辰爲十二月晦者據劉歆以召誥洛誥爲一年事就召誥三月丙午朏推之于中閒

置一閏月則戊辰適當十二月晦但古秝歸餘于終閏月皆在十二月後歆以爲閏九月非也若以五年三月丙午朏推之至七年十二月幾帀三年必有一閏矣有閏月則七年十二月不得有戊辰今戊辰烝祭自是十二月日故鄭據此而于召誥二月三月謂當爲一月二月蓋惟召誥三月改爲二月從二月丙午朏推至七年十二月方有戊辰觀鄭注洛誥之精益見注召誥之密僞傳及疏皆非也鶴壽案秝三統秝周公攝政七年入孟統五百三十四歲後積月六千六百零四閏餘十四閏九月積日十九萬五千零二十一大餘二十一小餘六十七正月乙巳朔大餘五十一小餘二十九二月乙亥朔十六日庚寅望二十一日乙未召誥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是也大餘二十一小餘七

十一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惟三月丙午朏是也大餘十六小餘十六十二月庚子朔戊辰晦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也其明年爲成王元年大餘四十五小餘五十九正月己巳朔鄭康成從伏生之說以作召誥在攝政五年而減武王在位二年加成王服喪三年周公居東二年至明年爲攝政元年攝政五年入戊午部五十五歲鄭謂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蓋破經從秝也天正乙亥朔二十一日乙未以三月爲二月則丙午朏蓋劉歆所用者周秝以丁巳爲元鄭康成所用者殷秝以甲寅爲元易緯攝政七年元餘五百十歲入戊午部五十四歲後閏餘十七閏三月大餘十七正月乙亥朔二月甲辰朔故鄭欲改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但攝政之前加居東二年以此爲五年并非易緯之說矣以洛誥作于後二年則其年閏餘十二十二月丁巳朔閏月丙戌朔後三年正月丙辰朔戊辰十二月十二日以爲烝祭日而別歲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事中隔一閏月則不可通矣若甲寅元本數攝政七年入戊午部二歲後大餘四十八僅後周秝一日烝祭歲亦只一事也

閻若璩謂召誥洛誥二篇月日皆用周正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據傳疏以周正計之是年二月小乙亥朔十五日望爲己丑十六日既望爲庚寅越六日乙未是二月廿一日下文三月丙午朏是初三日則三月大甲辰朔越三日戊申是初五日越三日庚戌是初七日越五日甲寅是十一日若翼日乙卯是十二日越三日丁巳是十四日越翼日戊午是十五日越七日甲子是廿一日洛誥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即召誥云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也正三月十二日事其脗合如此從此數之四月小甲戌朔五月大癸卯朔六月小

癸酉朔七月大壬寅朔八月小壬申朔九月大辛丑朔閏九月小辛未朔十月大庚子朔十一月小庚午朔十二月大己亥朔計至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即洛誥所云戊辰王在新邑是也總而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共一年閏此條皆從劉歆不合于伏鄭又不合古秝法鶴壽案推三統之積年用丁巳元推易緯之積年用甲寅元劉歆以周秝求周年鄭康成以殷秝求周年秝元既異則所得之日月俱異況劉歆又不從大傳之說分召誥洛誥爲兩年安得與鄭合乎

顧命年月日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鄭云此成王二十八年者自即政

之年數至崩年也又云居攝六年為年端者詩疏引此注割裂不全當續其下云至此三十年文義乃備也知者鄭于康王之誥注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樂至此積三十年居攝終于七年加二十八年故三十年也鄭具言此者鄭注金縢據伏生大傳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三年喪畢年十三將踐祚稱已小求攝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三年感風雷迎公歸時成王年十五即居攝元年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即政二十八年崩年四十九也漢志載劉歆三統厤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侯于魯之

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故顧命曰惟四月云云命伯禽固是成王即政元年事見洛誥但以爲後三十年乃崩則與鄭不合大傳云居攝五年營洛邑作召誥七年致政作洛誥歆乃幷爲一年事據其年月日以推恐不可信其以十五日爲哉生霸與禮記鄉飲酒義月三日成魄亦不合然歆既有此說想當時相傳成王年數自有兩說明三十年者連制禮樂之年數也太史公曰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鄭所據蓋亦牒記之類今不可攷矣四月建卯月也哉生魄是三日歆云十五日固謬傳云十六日乃非下文甲

子之上無越幾日字則不可攷其何日矣劉歆以甲子
卽哉生魄又謬閻氏若璩旣知其謬而又詳爲推算其
說云以甲子爲十五日推是月庚戌朔是誤會經文幷
秝法亦錯算矣攷漢志成王元年癸巳歲正月己巳朔
壬申日南至步至成王三十年壬戌歲正月辛巳朔甲
辰日南至以授時法通漢三統秝推算之自元年正月
日南至至三十年正月日南至中積一萬零五百九十
二日零三刻二十五分加氣應八日三十一刻四十分
爲通積滿旬周去之不盡四十〇日零三刻四十六分
五十秒爲甲辰日南至又置中積加閏應二日七十一

刻八十八分四十二秒為閏積滿朔實去之不盡為閏
餘二十二日七十九刻九十〇分四十八秒以減冬至
分餘一十七日二十三刻五十六分〇二秒為正月經
朔辛巳日累加朔策二十九日五十三刻〇五分九十
三秒得二月經朔庚戌日四十六日七十六刻六十一
分三月經朔庚辰日一十六日二十九刻六十七分四
月經朔己酉日四十五日八十二刻七十三分加一望
策一十四日七十六刻五十二分九十六秒得四月經
望甲子日〇日五十八刻七十九分減去太陰疾差六
十二刻七十一分得四月定望癸亥日五十九日九十

六刻○八分則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十五日也甲子王乃洮頮水十六日也越翼日乙丑王崩十七日也劉歆并哉生魄與甲子爲一日非是闢此說似足以正漢志之失然既欲駁劉歆而仍據其成王在位三十年之說且并據其元年正月己巳朔以推至三十年之四月則安可信邪鶴壽案成王元年周公攝政至七年而致政又三十年而成王崩凡享國三十七年三統秝不數攝政之年故止三十年鄭康成再去周公居東二年故止二十八年據三統秝成王三十七年積年入孟統五百六十四歲後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又據周秝元餘五五百四十五入丁酉部十三歲後與三統同甲子皆非望日顧命惟四月哉生霸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頮水劉歆以爲在望者此宜加周秝五十七歲入丁酉部七十歲後則四月己酉朔十六日甲子望蓋卯四分元餘也先生未明秝法而徒咎閻氏依劉

欲推算豈足
以服疇氏哉

蛾術編卷五十二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人三

散宜生

孟子散宜生疏云散姓宜生名曲禮疏引許愼五經異義亦以散宜生爲二名漢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生丹朱非二名也鶴壽案宣和博古圖有散季敦其銘曰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錄曰致其名乃散季爲王母叔姜作也文王遵養時晦四方之賢者盡歸乎來太公望散宜生之徒咸在武王作

太誓太公望有鷹揚之從散宜生有執劒之衛彼皆以文王舊臣而成此功焉今觀是敦在惟王四年八月文王之世散李已爲之輔而秝數猶未歸則知所紀之年蓋武王時明矣攷古錄曰以太初秝推之文王受命歲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武王以明年改元十三年伐紂乃壬午歲實武王卽位之四年是年一月辛卯朔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與敦文合武王之時散氏惟閎散宜生季疑其字也今案此以散爲氏季爲字然宣和時古器大半出于僞造不可以爲典要惟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則散宜爲氏生爲名也然便文亦有單稱散者後漢史弼傳贊云文王牖里閎散懷金是也大戴禮記出自七十子之遺言必有依據班孟堅皇甫士安皆采此以若書先生但引古今人表帝王世紀以證其非二名殆溯流而忘源邪

微仲

孟子微仲趙岐無注包爾庚則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

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
微仲忠孝之義也閻若璩亦云微子國于微其長子應
曰微伯早卒有子腯次子微仲名衍周禮適子死立適
孫微子則從殷禮舍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此
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脗合其證一班固古
今人表于微子注曰紂兄宋微仲注曰啓子其證二啓
既帝乙元子衍果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
並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者子襲父氏上有伯
兄字降而仲也包閻二說雖有班氏古今人表一證然
家語呂覽史記宋世家鄭注尚書禮記並以微仲爲微

子之弟子服亦正因其爲微子之弟故以證立弟之義何得定是其文子其稱微者孔穎達已援虞叔祭叔解之何必子從父爵包閻說非是

商容現存

閻若璩謂馮氏景曰武成式商容閭亾者表其閭況存者乎亾存俱指位言非身也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亾賴子存之上文欒懷子亾于楚之亾注皆訓亾爲奔蓋是時商容現存論語何患于喪乎檀弓喪欲速貧喪亾一也

夷逸

論語夷逸包咸以爲人名漢地理志以虞仲夷逸爲一謂虞仲竄于蠻夷而遯逸鶴壽案逸民一章首節專敘逸民名氏安得于虞仲下忽用注解第四節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若夷逸爲竄于蠻夷而遯逸則又複隱居二字矣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尚書君奭篇蔡傳云此篇之外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

諭以畱之爾余案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言周公當攝王位今復退居臣列疑其貪寵故不說馬融鄭康成王肅僞孔傳及孔疏竝同沈引唐之孔氏不引晉之僞孔氏已覺可怪又引葛氏不知何許人書序夫子所作公然詆斥可謂妄矣今攷篇中言沖子又言小子同未在位則此時在成王即政之初也成王即政二十八年而崩召公猶輔相康王豈此時即欲告老哉反覆經文都是周公自明不可去之意先歷敘商先王及文武皆賴賢臣之助然後自任其責曰今在予小子旦誕無我責皆一篇之

正旨也後乃幷責召公當同其任故曰襄我二人又曰篤棐時二人此則後一層意也即此可見序所言召公不說者謂周公戀權不舍詆就臣位之意馬融諸家案經解序精確不磨乃宋人忽生出召公告老之言豈止譎得前人數乃心小半篇而未見其前大半篇乎鶴壽案荀子儒效篇云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淮南子汜論訓云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奭然後悅此即馬鄭所謂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悅以為周公苟貪寵也但召公既怪周公貪寵則自已此時何以不告退且

歷相成王二十八年直至康王時猶在朝其貪寵更甚于周公奈何以此不悅周公乎今以君奭篇揆之蓋此時召公欲偕周公一同退老周公不許故召公疑其貪寵而不悅及至周公告以自己不可去許告以君奭亦不可去之義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于是召公聽周公之言仍舊輔相成王其後周公既沒成王即世召公又相康王者蓋不忘周公之言也然則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蔡氏謂召公自以成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二說皆是先生見其說與鄭不同卻駁之未免偏見至君奭篇所云襄我二人又云篤棐時二人皆指文武言詩小宛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所思惟文武二人也先生以二人為周公召公是又傳會其說爾

穆王訓夏贖刑

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蔡傳云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堯典

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五刑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恤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以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曾是唐虞有是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爲此一切權宜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示戒耳堯典金作贖刑謂其情狀可疑或無心之失誤入于五刑者非專指鞭扑說詳後蔡序言訓夏贖刑則穆王之言本于夏而夏法亦必本之唐虞也篇中明言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又墨辟疑赦云云豈以實犯罪者而許其贖哉蔡說非事實也蔡氏此條馬氏端臨已辨其非

槩命

閻若璩曰姚際恒謂史記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戒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太僕國之政非太僕正命伯臩申誡之非命伯冏爲太僕正與書序絶不相侔余謂其所以不侔之故蓋逸書十六篇原有冏命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書序之文載入本紀若魏晉閒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爲說耳又曰說文引周書曰伯臩卽今冏命蓋鄭孔各有一冏命故其稱名同惟字別愚謂閻以說文所引伯冏卽冏命篇文是也但此必十六篇外零句許愼偶得而載之其十六篇內冏命當爲畢命字之訛也覩鄭注畢命序

引逸篇可見矣史記與序不同處頗多司馬遷非經師豈得因此反疑書序爲誤邪鶴壽案尚書篇曰有畢命又有臩命畢命之篇逸臩命之篇亾說文夰部云臩驚走也一曰往來皃从夰臦辭周書曰伯臩此下衍古文二字所文臦古文冏字今案古文尚書作冏今文尚書作臩故史記周本紀漢古今人表皆作臩今本漢書譌爲臩經典釋文又譌爲臩但臩命之篇已全亾鄭氏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曰有臩命惠定字謂臩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秝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鄭康成畢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爲說段氏古文尚書誤異云惠說是也鄭謂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爲句言序無冊命霍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是鄭語言祕書所稱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參半絕無師說諸大儒所以不敢作注但鄭親見此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有畢命無臩命可知矣

厲王監妻

十月之交詩鄭以爲刺厲王非幽王其援據甚多而尤可據者以詩云豔妻煽方處豔剡通蓋厲王時有剡妻專寵亂政幽王所嬖者褒姒非剡妻也剡或作閻又作豔頗滋竟以爲豔色之妻即褒姒而以駁鄭至其改十月爲建亥則于古說并置之不辨矣唐孔氏疏引詩緯云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說已別見又晉書樂志褒豔興災平王逢亂荀勗傳僭援朱均以偶極煽寢闇而偶震皆以剡妻與褒姒並稱亦爲切證觀壽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云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鄭從魯詩故以爲刺厲王閻地名也猶之褒國名也閻氏之女

爲厲王妃剡者配姬云云見中侯擿雒戒但毛傳已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其說不始于穎濱毛公秦人其以豔妻爲幽王妃褒姒必有所據況大衍秝日食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秝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授時秝議曰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自來推步之家本有不與緯說異者近儒又依今日食法推之雍正元年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八年經史已有明文再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幷之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一六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五八八四紀日一十七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積朔三萬○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一三一五一二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爲太陰入交十月平朔辛卯日初三刻九分凡太陰

入交則入食限蓋推得幽王六年建酉月辛卯朔日食也然則豔妻即襃姒鄭以爲厲王時詩而謂漢時經師移其篇第不可信矣

君氏

魯惠公元妃孟子無子以次妃聲子爲繼室生隱公是隱不但長而已且係正嫡宜爲太子者也于禮諸侯不再娶無二嫡齊景公請繼室于晉亦非禮也惠公違禮而別娶仲子生桓公欲立桓而以其母爲夫人爲桓少命隱攝隱承父志不自成爲君故元年不書即位不備禮也奉桓母以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賵惠公兼及仲子改葬惠公隱讓桓而弗臨不敢爲喪主仲子薨則用夫人之禮赴于

諸侯故經書夫人子氏薨也又爲仲子別立廟安其主而祭之用萬舞六佾已之母薨則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殺禮已甚故不曰薨不稱夫人然而其子固已攝君矣不可直書薨子卒故變其文而繫之以君曰君氏若曰是君之母氏云爾隱之順于死父而隆于庶母至矣然其于己之母不太簡乎左氏明言聲子爲繼室而公羊以爲桓母右媵隱母左媵右媵尊桓宜立非也史記謂惠公爲隱公娶于宋宋女至而美惠公奪而自娶之生桓公譖中之譖以桓之賊戾當由少成習慣而隱不知以羽父之傾危請殺桓求太宰而遽以情輸之仁而愚矣攷之于傳當日情事歷歷可覩然則君氏爲隱公母決矣而

公穀改君爲尹以爲天子大夫妄也吳偉業云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逃以尹氏歸其卒也公臨設史臣書曰以重之予未敢以爲然鶴壽案左傳君氏公穀二傳作尹氏既作尹氏則不得以爲隱公之母矣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義云卿得世也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傳說卿大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惠定宇曰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俗本作掩爾善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稱惟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此皆同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今案世祿禮也世卿非禮也公穀皆據其經文以立說自與左氏經文作君氏者不同若吳梅村引狐壤之事以

藏板

尹氏為鄭大夫明是以左氏之事實解公穀之經文張冠李戴得不令人軒渠

魯桓公楚穆王

魯桓公殺兄自立于孫昌熾楚穆王弒父自立而獲令終其子莊王遂成霸業天道竟有不可問者鶴壽案天道無不獲報魯桓公有弑兄之罪厥後與姜氏如齊彭生上車拉公幹而殺之禍亦烈矣卽有時天未及報如楚穆王者居然得保首領以沒然春秋于文公元年大書之曰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此萬世之斧鉞甚于一時之誅殛也至莊王之成霸業則其子惠寬仁有以致之不在報施之例君子亦修德而已矣盜蹠壽終顏淵早卒非所計也

桓公子糾

論語桓公殺公子糾伊川程子謂子糾弟而桓公兄非

是管子大匡篇云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糺同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房元齡注云鮑叔以小白年幼而賤故難爲之傅也劉績注云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于次小白不得立是君有意棄我哀公六年穀梁傳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荼取國于荼也范甯引鄭康成云荼與小白其事相似子糾宜立而小白簒之非受國于子糾毋此子糾兄而桓公弟之明證伊川之論不過欲回護管

仲之不死以愚觀之管仲召忽特子糾之傅鮑叔特桓公之傅而已君臣之分未定也此三人者前則爲僖公之臣後則爲襄公之臣子糾桓公皆不得而臣之管仲所以無必死之責唐之魏徵亦然高祖在位建臣烏得而臣之不必强謂桓公兄宜立也

書弑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春秋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督爲太宰同見殺何以不書蓋華督弑殤公之賊應殺故不書

寺人披

左氏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寺人披爲獻公伐公子重耳于蒲城又爲惠公求殺重耳呂郤同仇與之謀弒公披私自告公爲進身之地謀及寺人以致此

僬僥

仲尼對吳客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山海經有小人國人長九寸在大荒東是更短于僬僥矣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括地志云在大秦國北晉胥臣對文公曰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然則僬僥不獨西南

蠻大秦北中國亦有之鶴壽案周書王會解有周頭國海外南經云周饒國其爲人短小冠帶劉秀校云一曰僬僥國在三首東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國名靖人郭璞注引詩緯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郭璞注皆長三尺又云有小人名曰菌人今案焦僥即周饒也長三尺菌人即靖人也長九寸括地志云焦僥在大秦國北小人在大秦國南竝非一種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淮南子墬形訓西南方曰僬僥高誘注長不滿三尺一在東方一在西南亦非一處至晉臣云云不過因僬僥國皆短人則中國之短人亦名之以僬僥而已

簡璧

僖十五年秦穆公夫人以太子罃宏與女簡璧登臺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簫史日于樓上吹簫作鳳鳴

簡璧殆卽弄玉也

晉悼公謚法

晉悼公復霸諸侯功業頗著卒年二十九不爲夭且以善終非有難而死嗣爲君者平公彪其子也乃不加美謚而謚悼此不可解鶴壽案周書謚法解年中早夭曰悼孔注年不稱志也肆行勞祀曰悼孔注放心勞于淫祀言不修德也恐懼從處曰悼孔注從處言險圮也春秋所載魯侯寧謚曰悼衞公子黚謚曰悼鄭伯費謚曰悼陳太子偃師謚曰悼蔡侯東國謚曰悼曹伯午謚曰悼杞伯成謚曰悼許男買謚曰悼大約不出此三義魯襄公元年晉悼公立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周周者其太父捷晉襄公少子也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卒于魯襄公十五年然則年二十八非二十九也其謚曰悼殆年不稱志之謂與

周公

論語季氏富于周公孔安國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此明指春秋時之周公皇侃疏亦不誤而邢昺疏以爲周公旦朱子承之非也季氏卽盡有魯亦不能如周公旦此自當以季氏同時之周公爲比若遠擬周公旦則大遼闊矣鶴壽案周公長子伯禽封于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爲王卿士在東周時猶然周桓公黑肩見春秋隱公六年周公忌父見莊公十六年宰周公孔見僖公五年宰周公閱見僖公三十年周公楚見成公十一年及季桓子之世周公雖未見經傳然世世子孫爲卿其富可知

老子之流沙

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衰遂去至關正義引抱朴子老子西遊至散關或以爲函谷關引括地志散

關在岐周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
縣西南十二里又云關令尹喜彊爲著書乃著上下篇
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引劉向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
尹喜先見其氣候而迹之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
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案流沙見尚書禹貢禮記王
制漢地志流沙卽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漢居
延故城在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地南非窮荒
近人說禹貢者至牽引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
流沙其解禹貢雖非若以爲老子所至似無不可要之
老子遯去西域蹤跡絶遠後世所以傳老子化胡成佛

老佛不但在一地且即是一人僞書案論衡氣壽篇云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歲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今案古來百餘歲人如臣扈子夏之類則有之乃王充謂老子二百餘歲此後世化胡成佛之論所由來也大人得天地之元氣以生元氣存則存元氣亡則亡安有元氣至二百餘年之久而猶不散亡者乎自秦皇漢武希冀長生之術信方士言卒無一驗淮南稚川之徒又復迷惑于此所講黃白諸法流播人間此書于八十二卷之末詳載導引服食數條津津乎言之有味是蓋先生年老欲以此術延齡其實無益徒以貽悞後人今悉刪之禮記曾子問載孔子從老聃助葬遇日食其時爲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至佛教起于漢明帝時從前無有而先生謂老佛即是一人不亦可怪乎史記老子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係疑辭司馬貞謂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也

老子杳冥詭異

司馬遷用筆本自跌宕離奇不似班固之平實故馳騁文筆者尊遷務求切實者愛固然如老子列傳忽斷忽續若近若遠非必有意作此狡獪因其人本自杳冥詭異不可捉搦故爾既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室藏書之史也有國有縣有鄉有里有姓有名有字有謚有官又云老子之子名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仕漢孝文帝假子解爲膠西王太傅因家于齊敘其後系凡九世傳無如此之詳者明係以此正世人傳聞怪說耳乃其前半篇既敘孔子問禮于老子事中間插入老萊子與孔

子同時老萊子老子已不能定其是一是二其下又插入周太史儋而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則恍惚極矣老子似不應有諡諡為耼從來諡法所無說文耳部耼耳曼也蓋因其耳大無輪而稱之鶴壽案老子不過一藏書之史耳安得有諡史記諡曰耼之諡當作字古人字與名相配老子名耳故字耼也

史記本傳老子與夫子言皆清淨無為之旨與其道德經合然傳已載夫子問禮事而禮記曾子問篇夫子荅曾子老耼凡兩見一引吾聞諸老耼一稱昔者吾從老耼助葬于巷黨云云鄭康成于前一條注云老耼與孔子同時釋文云老耼即老子也疏云莊子稱孔子與老

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夫老聃與夫子言皆喪禮夫子重其知禮故從之問則老聃固儒者也論語無老聃而禮記疏引鄭注云云計必竊比于我老彭句之注何晏但采包咸注以爲彭祖而鄭注乃如此則鄭意以老彭爲二人夫子所以竊比者爲其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老聃之學如此的是朝廷一良史官乃予既攷得佛出于老本爲一人（說詳見下）不料佛之說增衍支蔓騰空架虛不可究詰推其始實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良史也

則詭異甚矣夫子焉不學而亦無常師但節取其能知禮謹守舊聞遂從之問其詭異則畧而不責也若史記言楚禮記疏作陳史記厲鄉疏作賴鄉今史記無柱下史一句此小異可置弗論鶴壽案賴鄉卽厲鄉也厲亦賴古字通用故春秋傳厲國亦作賴國孫氏淵如曰古道家之書與儒家竝傳至衛元嵩興齊三教論乃以釋氏比于儒道李士謙答客問有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攷儒書皆先聖所著道家內經本草或係後人增益老子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言惟釋氏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騰鳩摩羅什諸人未必能得旨世人妄尊其學比于儒家道家過矣襄楷稱老子爲浮屠則佛卽道家支流魏收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見夜明是也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乃周莊王十年內典以春秋經恒星不見傳會佛生之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以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是前無

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以此知佛象自漢武時始入中國後漢西域傳稱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以此知釋教自後漢時始得行于中國天地之道東仁西義東方積柔順之性故有君子之國西方積金剛之性故有浮屠斷欲去愛之教五行之道仁可過而義不可過釋教爲風氣之偏王化所不到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慽也佛者于文爲仿佛之義如來者謝靈運謂諸法性定理無乖異謂之爲如曾如解故名如來菩薩者卽菩薛菩是香草薛是蘖字省文皆言菩心之萌芽釋迦者迦當爲茄又有茄葉佛言如莖葉之輔菩苞又曰牟尼曰比卽比則竊取孔子名字以爲童皆虛無其人而世俗乃奉以爲神其思甚矣佛果是聖人當著書以[illegible]其教而范蔚宗西域傳贊云莫有與哀是彼國無文亍惟法苑珠林載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介釋氏之書方托倉頡以傳佉盧之字安在乎佛經最古者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魏收謂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世未之信了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

二章經緘于蘭臺石室裏楷稱浮屠不三宿桑下云云皆出此經經知是漢人傳本也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經詞愈繁而旨愈淺大抵沙門以釋教為遊說之資而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傅會其事其書并不得比于道家以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矣聰明俊偉之士不見釋迦以書與佉盧之字可不必以釋典為祕妙也孫氏此論甚正昔揚子雲不讀非聖人書今先生篤信老子化胡成佛則道德經一書向入于道家者者後將入于釋家欲尊老氏不及以卑老氏乎哉

蛾術編卷五十三終